

长篇军旅小说

周林◎著

给我一个连

我从未放下过这支部队
不曾忘记那帮
它都在我的心中熠熠作响

身处逆境，绝地突围
男人的成长就是一场战争
同名电视剧由金英马影视倾力打造

著名军旅作家周林潜伏3年，5次实地调研
真实呈现当代中国军人的光荣与梦想

著作情况

其长篇小说《军心灿烂》（解放军出版社）“当代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”“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巅峰，是《军心灿烂》”“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巅峰之作”“当代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”。

代表作还有《绿军魂》《北京文学》《解放军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中国》《当代中国》《当代中国》。



楔子 / 001

第一枪 淬火侦察连 / 005

- 一 秀才遇到兵 / 007
- 二 物不平则鸣 / 019
- 三 冰火两重天 / 031
- 四 上阵父子兵 / 043
- 五 疾风知劲草 / 056
- 六 丈夫誓许国 / 068
- 七 归途恐无期 / 080

第二枪 绝望中永生 / 089

- 一 一步雷池 / 091
- 二 雪夜救难 / 100
- 三 非常冲突 / 112

四 雄兵漫道 / 124

五 绝地突击 / 134

六 峰回路转 / 149

七 生离死别 / 167

第三枪 雄兵重抖擞 / 177

一 浴火重生 / 179

二 积重难返 / 190

三 暗流涌动 / 202

四 军心如铁 / 212

五 雷霆万钧 / 222

六 兵者无上 / 235

尾声 / 248

楔子

雷钧提着行李，叮叮当地走出师部大楼的那天，正好是他在 D 师宣传科一周年的日子。

三天前，师傅老范和杨科长还在撺掇他请吃“周年饭”。雷钧笑称准备了一个月军饷，请同志们吃烤全羊。

没想到话没落音，师部的调令就下来了。

调他去二团侦察连担任副指导员是老爷子亲自下的命令，军令不可违，父命更不可违。让雷钧最郁闷的是，从小到大，自己的命运始终逃不掉被父亲左右。这一次，二十三岁的中尉雷钧，仍旧没有逃过父亲的手掌心。

如果让他重新选择，他宁愿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。这样，即使没有优越的条件来改变命运，至少自己在很多时候还有选择的权利。可是，身为将门之后，即便摆在他面前的路有千万条，他也没得选择，只能机械地跟着父亲的指令走。

老范抓着一串车钥匙追上了雷钧问道：“小雷，还是让我送你过去吧！”

雷钧很决绝地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用了，不就三十多公里吗？走走就到了，一路反省反省，再看看风景，说不定还能蹦出点儿写诗灵感。”

老范苦笑一声，说：“何苦来哉？要不，你再跟雷副司令员争取一下？”

“你觉得有可能吗？”雷钧站住，回过头来盯着少校说，“军中无戏言！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中尉，蚍蜉撼大树，也太自不量力了！”

“其实……我想说，我很嫉妒你。基层连队没什么不好，何况还是侦察连。那是多少军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啊！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英雄梦想，那里，就是你梦开始的地方。”陪着雷钧难过了一天的老范，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感受。

雷钧头也不回地摆了句：“少校同志，你是不是羡慕我有一个可以翻手

为云、覆手为雨的爹？”

老范愣了一下，紧追几步讪笑道：“兄弟，我等你回来，你还欠我们一顿饭！”

“祝我好运吧！”雷钧用左手托了一下背包，举起右手来用力地挥了挥。

“简直是乱弹琴！如果老子不是副司令员，这小子敢写这么反动的稿子？”雷啸天将政治部副主任递给他的稿子用力地摔在桌子上骂道。

“我觉得，小雷还是有潜力的，至少他敢想敢写。韩部长找过我几次，还准备调他去军区创作室。”副主任小心翼翼地说道。

雷啸天拍案而起：“他也是什么都敢想，什么都敢写！上一次的稿子毙了还不到一个月，他就又给老子来了这么一出。我看这小子要出大问题，立场不明，正经报道写不出，整天琢磨这些不着调的东西。从今天起，军区的报纸不准再登他的稿子，一篇都不允许！”

副主任面无表情地收起雷钧的诗稿，转身欲走。没有人比这个从对印自卫反击战时就跟随雷啸天的政治部副主任，更了解这个副司令员的脾气。

“老洪，你打电话给D师政委，让他们考虑一下把雷钧调到基层连队，哪里最艰苦，就调到哪里去！党委可以研究，但结果没得商量。”雷啸天一屁股坐下，对站在门口的副主任说道。

雷啸天轻揉额头，神情颓然地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……

从小拧着脖子在部队大院长大，一直跟随父亲警卫员习武的雷钧，性情与爱好却与其他大院子女格格不入。身为军队高级指挥员的父亲雷啸天长年在外，对他疏于管教，母亲却对他过分溺爱。他虽然生性顽劣，却天资聪颖，学习上从不含糊，尤其酷爱文学，对诗歌情有独钟。家里的客厅里贴满了他从小到大获得的奖状，高考时更是夺下全省文科状元的名号。以他的成绩，完全可以选择清华、北大等中国任意一所顶级学府，但他最终还是被父亲押到了军校。

崇兵尚武的雷啸天，性情刚烈、脾气火爆。按照他的逻辑，是个男人就应该浴血疆场，是他的儿子就应该弃文从武。听着起床号长大的雷钧，却志不在此，对当兵毫无兴趣。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诗人，至少也得是个文字工作者。用雷副司令的话说，这小子天生一股文人的反骨劲儿。

父子二人因为这事，常闹得鸡犬不宁。年少气盛的雷钧，誓死抵抗，加上雷夫人在一旁维护儿子，最终父子俩各让一步，雷钧选择了军校新闻系。这也是

雷副司令员在父子对抗中,唯一一次作出的妥协。雷啸天一直耿耿于怀,大学四年,父子俩形同陌路。

在军校,雷钧是个出了名的刺头儿,逮谁就跟谁顶杠,对看不惯的事敢于口诛笔伐。从教授到区队干部,只要能管着他的,没有一个对他不头痛的。可这小子不仅专业课学得好,军事素质更是好得呱呱叫,而且和那些出身贫寒的同学特别投缘。以至于在毕业鉴定上,一向苛刻的系主任,在政治素养一栏里也不得不痛快地为她写下了“团结同志,群众基础优良”的评语。

按照他的背景与专业,毕业后去部队新闻单位或者宣传单位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因为父亲不再过问他的分配问题,雷钧没有去军区和集团军这样的大机关,而是选择去了D师宣传科报到。之所以如此抉择,一是为了离父亲远点,二是因为D师有一个号称全军区最有才华的宣传干事老范。

还在中学的时候,雷钧就捧着老范的散文集如痴如醉地读着,他甚至收集了老范公开发表的所有作品。他觉得,只有这个才华横溢的少校才能和自己相媲美。也只有跟他相处,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。

在雷钧的眼里,父亲虽然身经百战、威风八面,但骨子里还是个粗人。从小到大,一年见不着父亲两次,见到一次挨一次打,这让他非常反感。还有一个问题也一直让他好奇,出身书香门第,琴棋书画加文章无所不精的母亲,为什么会嫁给这么一个大老粗?

他以为自己毕业了,父亲总得给自己留点空间。没想到板凳还没坐热,几乎无处不在的老头子,举着鞭子又抽了过来。而且这一次,抽得他皮开肉绽,抽碎了他所有的梦想……

第一枪

淬火侦察连



一 秀才遇到兵

空旷的二团大院前，风尘仆仆的雷钧隔着墨绿色的大铁门，迷茫地看着司令部大楼，显得有点无所适从。正午的阳光穿透钢筋水泥的缝隙，迎面袭来，泼洒在滚烫的地面上，一股灼热的热气从脚底升起，愤懑与悲怆油然而生。他拿不定主意是先去干部股报到还是直接去侦察连。

他对二团并不陌生，这一年中，到底来了多少次没数过，反正司令部一楼墙上的团史，他能倒背如流。以前来都是因为公务，团副政委王福庆总会笑咪咪地、早早地站在楼下等着他。这个干巴巴的中校，热情得有点过分。提包、倒茶、引路，总是亲力亲为，还老爱在他面前提他父亲，一谈起雷副司令员，便喋喋不休，满脸尽是崇敬之色。

如今，这个分管人事和宣传的大首长，像人间蒸发了般见不到人影。雷钧轻叹一声：“到底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！”

思虑再三，雷钧决定直接去侦察连。作出这个决定前，他摸了摸自己的领扣。那一刻，一种莫名的悲壮气息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。

大院门口的哨兵很敬业，“啪”一下，就是个帅呆了的军礼：“请您出示证件！”

“几天前我来的时候，也是你小子在站岗，怎么就不认识我了？”雷钧冷冷地说道。

“对不起，请您出示证件！”哨兵再次提醒道。

“我是D师宣传科的干事！”雷钧提高嗓门。

哨兵不依不饶地说：“请您出示证件！”

雷钧摸出证件，递给上前的哨兵，然后指着自己的脸说：“看清楚了，我叫雷钧，从今天起二团任职，以后请叫我雷副指导员！”

哨兵是个戴着下士军衔的老兵，对眼前这个中尉的傲慢不以为然，他面无表情地敬完礼，然后撤步伸出左手，掌心朝上。

“小兵蛋子！”雷钧扭头看了一眼下士，眼神复杂得让人读不懂。

侦察连在大院的最北侧，独门独院。那二层小楼贴的全是粉绿的瓷砖，比司令部大楼还炫目。雷钧记得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来这里，是王福庆拖着他来打篮球。刚上场就被一个横冲直闯的老兵撞了裆部，飞出了一米开外，围观的兵们笑得乐不可支。从此，再来二团，远远看到这幢小楼，他的睾丸就会隐隐作痛。

“大刀向，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……”

戳在那里愣神的雷钧，听到动静，下意识地提着行李闪到了一边，结果还是被一群光着膀子的兵们卷进了人流中。雷钧在里面足足转了三个圈，等他站稳了，兵们已经绝尘而去，呼啸着冲进了侦察连的小院。雷钧甩甩脑袋，恨不得手持一杆丈八长矛，冲进这群不长眼的士兵中，杀他个人仰马翻！

“请通报你们连长和指导员，就说师部的雷钧过来报到！”雷钧隔着双杠，远远地冲着楼下的自卫哨叫道。

哨兵晃了晃身子，探头盯着雷钧。

“我是你们的副指导员，新来的！”雷钧提高嗓门，然后悲哀地发现，这个哨兵正是半年多前，差点儿让他断子绝孙的家伙。

“真是冤家路窄！”雷钧望着哨兵那张坏笑的脸，愤愤地骂道。

“雷干事好！”连长张义领着文书冲出大门，举手敬礼笑吟吟地招呼道。

军衔低的先向军衔高的敬礼，这是条令规定的。雷钧没抢过上尉，索性放下已经举在半途的右手，左手提起行李晃了晃：“张连长，新兵来报到！”

文书眼明手快，上前夺了行李。张义仰头大笑：“雷干事气势汹汹，看来是我这个连长怠慢了！”

雷钧不予理会，侧目盯着张义身后的哨兵，没头没脑地说道：“这小子真狠啊！”

张义茫然地顺着雷钧的目光望去，扭头看见笔挺的哨兵，这才恍然大悟：“看来惹事的不是我。雷干事的记性可真好！”

雷钧不为所动，抬起头饶有兴致地盯着侦察连大门门楣上的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“首战用我，用我必胜”。

张义讨了个没趣，眉头微锁，心底不免升起几分厌恶来。恰在此时，几声尖厉的哨声响起，屋子里传来了士兵们跑动的脚步声。

“副指导员，开饭了！”一旁的文书察言观色，听到哨声响起不失时机地催促道。

雷钧昂首迈步，张义悻悻地跟了上来。

“连长，我这140斤的东西交给你了，千万别把我当客人。”雷钧的话冷得有点彻骨。

“那可真委屈您了！”张义冷言相对，突然站住转身对紧跟在身后的文书交代道：“送副指导员去一班，原来周排长的那张床。东西先放下，马上来食堂！”

“不是安排好了住单间吗？”文书迷惑地看着连长，张义横了他一眼，不容置疑地把手一挥，转身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。

文书苦着脸去追赶已经上楼的雷钧，扯着喉咙叫道：“副指，宿舍在一楼！”

雷钧在楼梯转角处停住，身体后仰，探出头来盯着楼下的文书：“你们干部宿舍不是在二楼吗？你们连长呢？”

文书挠挠头：“连长吃饭去了，交代我们放下行李去食堂，可能是在开饭前介绍您！”

推开一班宿舍门，雷钧站在门外问道：“你们连长指导员住哪儿？”

文书接着挠头，声若蚊蝇：“二楼！”

雷钧双眉微扬：“张义的意思是让我跟排长一样，住在战斗班？”

小文书眼观脚尖，一脸无奈。

“会议室在二楼是吧？帮我把行李拿过去！”雷钧撂下一句，进屋一屁股坐在门边的床铺上，掏出烟来叼在了嘴上。

侦察连在食堂门口已经唱完了第三首歌。队列前指挥唱歌的值班排长，放下刚刚还在挥舞的胳膊，怯怯地盯着队列一侧的张义。

张义晃了下脑袋：“接着唱！”

老兵们都扭头来看连长，不知道这家伙今天演的是哪一出。

“报告！”小文书憋了一肚子火，一个人的声音几乎盖过了全连。

“磨磨蹭蹭地干什么呢？副指导员呢？”

“报告，他说他没食欲！”

“开饭！”张义冲着值班排长低吼。

兵们散尽。张义背着手问文书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副指让我把行李拿到会议室，他自己坐在一班，我叫了他两次他都没理我！”

“再去叫！就说下午武装越野，不吃饭哪儿来的精神？”

“那他宿舍……”小文书欲言又止。

张义仰起头：“这事该你管吗？”

五分钟后，雷钧跟在小文书的身后进进了食堂。张义看见雷钧进来，低头吃饭装作没看见。

雷钧瞄了一眼独自守着一张桌子吃饭的张义问文书：“你们连队其他干部呢？”

文书恢复了机灵劲儿：“指导员在师里学习，副连长回家奔丧了，排长吃住都跟着战斗班。您在连部那张桌子上吃饭！”

“行了，一班在哪儿？去给我那个位置。”雷钧说完又看了眼张义。这家伙正举着筷子津津有味地跟一盘露出芽的黄豆较着劲，根本就没打算再答理这个傲得像只鸵鸟的雷大公子。

张义刚走到连部，团长余玉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

“师里那个雷干事，到你们连报到没有？”余玉田开门见山。

“到了！”张义的话音里明显带有情绪。

“你小子好像有情绪？”余玉田沉声问道。

张义应道：“不敢！”

余玉田深知这位爱将的秉性，并不在乎他的态度：“你这个驴脾气！我告诉你，那小子也是属驴的。你给我听好了，该忍着的地方，忍着点，但绝不是让你去迁就他！”

余玉田说完，张义半天没吭声。

“怎么？想用沉默来对抗，还是有牢骚要发？没有就给我表个态！”余玉田有点不耐烦了。

张义鼓足勇气说道：“团长，我还是想不明白，团机关那么多闲人也不多他一个，何况还有那么多连队，为什么非得放到我们连来？这地儿是镀金的地方吗？”

余玉田提高嗓门：“只有你能管得了他！这小子是匹野马，一身好素质，就是脾气臭点儿，你得给我好好驯！驯服了，要是能替代你，你的屁股才能挪一挪！”

“看不出来！”张义还是心有不甘。

“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件事没得商量的！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听你发牢骚。下午你让雷钧到政治处来办手续。记住了，他没有任何特权，从今天开始是你侦察连的副指导员，你是他的连长！”余玉田说完挂了电话。

张义放下电话，愣了半天神，扯起喉咙叫文书。小文书慌慌张张地破门而入：“报告！连长，您找我？”

张义盯着小文书看了半天，皱起眉头挥了挥手说：“没事了，去吧！”

已经被新来的副指导员搞得晕头转向的小文书，一头雾水地退出去关上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推开门露出半个脑袋，一脸机灵劲：“连长，副指吃完饭就往司令部那边去了。”

张义面露不悦：“你没问他去哪里吗？”

小文书怯怯地说：“我问他了，他不理我。”

“噢，这几天盯牢一点儿，有事记得向我汇报。”张义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小文书心领神会，点头称是。

张义抓着自己的左耳说道：“去给我把一班班长叫来！”

“报告！”一班班长应浩站在门口话音未落，小文书吱溜一下，从应浩的身后挤了进来，神秘地对张义说道：“连长，副指回来了。”

“神经兮兮的！”张义瞪着小文书一甩头，“该干吗干吗去！”

“你下哨了吗？”张义问应浩。

“还有十分钟，我找人替我了。”应浩站得笔挺。

张义抱起双臂：“新来的副指导员住你们班，从今天开始，他跟着你们班参加训练。”

“他是副指导员，不合适吧？”应浩一脸痛苦之色。

张义说道：“什么不合适？连里暂时不安排他工作，先在你们班当三个月兵。兵们怎么训练，他就怎么训练，他的思想工作我来做！还有，你的代理排长职务团里还在研究，这三个月就算考察期。带不好这个兵，你就可以去炊事班了！”

应浩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我招谁了我？”

“说什么呐？我也没招谁啊！这是政治任务！”张义义正词严。

应浩索性脱了帽子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：“你没看他一来就想吃了我？他肯定还记着仇，让他来一班，这不是引狼入室吗？”

张义被应浩逗乐了：“这雷干事就这么不受人待见吗？”

应浩幽幽地说道：“恐怕郁闷的不止我一个吧。”

张义的嘴角抽动了一下：“你说谁呢？你小子什么意思？”

应浩说道：“你当排长，我就在你手下当新兵，你屁股一撅……有啥事全挂在脸上。”

“臭小子，就你聪明！”张义一脸尴尬，走到应浩面前说道，“不过，这事你真提醒我了。你跟我不一样，千万记住，别给他脸色看。大机关下来的，心高气傲很正常，他这人我不陌生，应该不会小心眼。一定要有耐心，这事儿对咱俩都是个挑战。”

张义下楼准备找雷钧，刚出门就迎面碰上了。

“雷干事，伙食还习惯吗？”张义满面笑容。

雷钧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眼神掠过张义的头顶，看着天花板答非所问：“侦察连果然是气象万千啊！”

看似一句无厘头的感慨，张义却听出了味儿，他笑呵呵地应道：“大机关有大机关的风景，小连队有小连队的气象。心态不同，感受各异。”

雷钧怔了一下，不得不正眼去瞧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连长。张义被盯得有点儿浑身不自在，但他终于在这个新部属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善意，心情舒畅了很多：“咱们去会议室聊聊吧！”

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张连长就是当年那个在全集团军侦察兵大比武的时候，半道杀出的黑马。那一年，我还是高二的学生。”雷钧坐下来，主动开口说道。

“C师二团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，在全集团军成名已久，没想到那次马失前蹄。如果不是雷军长及时纠正，作训处长就错把我当成了C师的张义。”提起这事，张义来了兴致，接着问道，“听说那个张义也提了干，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C师？”

“转业了，在刑警队。”雷钧回答道。

张义笑道：“还是你们消息灵通。”

“我挺好奇，你当年在侦察连就是个副班长，听说团长都叫不出你的名字，怎么就能一飞冲天？”雷钧的语气仍然有点硬邦邦。

张义看上去不以为然：“当时我在部队已经是第四年了，已经作好了退役的准备。侦察兵大比武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，便豁出去拼了。人的潜能是无限的，所以，我并不承认光靠运气。相反，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的水平！现在想想有点后怕，如果当年自己没那么自信的话，现在肯定在老家那个穷乡僻壤里守着几亩薄田，早成了几个孩子的爹了！”

雷钧仰头大笑。那神情，让张义突然觉得，这家伙原来很可爱。

“别顾着问我，你呢？说说为啥要来侦察连？师机关多好啊，朝九晚五，哪像

我们一年三百六十天跟兵们滚在一起，一身泥一身汗的。”张义扬眉笑道。

雷钧闻言脸色大变，站起来就往外走，跨出门外又折了回来，拎起了文书放在这里的行李。他以为张义肯定知道自己是被贬下来的，这么说话不是赤裸裸地讥讽自己吗？

张义被雷钧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，等到雷钧走出会议室，才醒过神来叫道：“雷干事，团长打电话来让你去团部办理手续。”

侦察连连长张义，在这事上显得太不专业了。他知道雷钧的父亲是军区的雷副司令员，原本以为这小子是头脑发热主动下到基层来的，却没想到这其中的过程这么纠结。雷钧的反应，让张义多少有点后悔，仔细想想，也不难猜出个所以然。

雷钧决定去找王福庆，他要讨一个说法，他受不了这个冤枉气。一个正连职担任副指导员凭什么只能享受排长的待遇？他张义一样挂着中尉军衔，为什么就敢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地讥笑和打击自己？是谁给他撑腰？他居心何在？

不过三百米的路上，雷钧想了很多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眼眶甚至潮湿了。在司令部一楼，雷钧还特意在军容镜前整理了一下着装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平静，一定不能失态。

之前他多少有点看不起这个副政委，但现在王福庆却成了二团唯一值得他信赖的人。他要让这个干巴巴的小老头，一眼就看出自己内心的愤怒，让他知道自己有多么委屈，还要让他为自己主持公道。

王福庆刚刚开完党委会，正夹着笔记本低头往自己的办公室走，猛然抬头看见脸色铁青的雷钧，吃惊不小。

副司令员之子被贬到自己的单位，他这个团首长早就知道了，而且在听到消息的时候，内心深处多少还在为这个桀骜不驯却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鸣不平。他很欣赏或者说很喜欢这个年轻人，这跟他父亲身居高位没有任何关系。

他本来想在今天下午去侦察连看看，虽然团长和政委昨天开会的时候就打了招呼，要求他们有意疏远这个年轻人，并且强调这是雷副司令亲自交代的。但他还是不放心，十多年的政工背景加上他对雷钧的了解，他觉得，这样是不公平的，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至于会不会有违副司令的本意，他有把握拿捏到位、适可而止。

看到雷钧，王福庆就知道他是来找自己的。组织股和干部股都在二楼，除了来找自己，他没有理由来三楼。

“小雷，手续办了吗？”王福庆的腔调跟以前判若两人。

雷钧微微摇头直奔主题：“王政委，我有些情况向您汇报！”

王福庆冷冷地说道：“我是副政委，这个不能乱叫。走吧，有什么事去我办公室说！”

雷钧硬着头皮走进了副政委办公室。王福庆一反常态，变得如此冷漠，让他始料未及，也打乱了他的节奏。他甚至有点儿后悔自己的举动，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落水狗。这样的感觉让他很不舒服，却更激发了他的斗志，他打定主意，一定要让这条“变色龙”、这只“老狐狸”难堪！

“副政委，为什么我这次来，所有的人都对我充满了敌意？”雷钧咄咄逼人。

王福庆面不改色地拿起桌子上的茶杯，凑近眼前看看，起身拿起一只水瓶晃了晃对站在对面的雷钧说道：“喝水吗？”

雷钧下意识地摇摇头说：“不喝。”

“小雷，你今年多大了？”王福庆一边倒水一边问道。

“七三年生人，我记得您问过很多次了！”

“噢？”王福庆说道，“七三年生人，虚岁二十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我二十四岁的时候还是个实习排长，你现在已经是正连了！”

“副政委，您在转移话题！”

王福庆皱皱眉头：“读了四年军校，是那一届专业成绩第一、军事考核前五的优秀学员……”

雷钧打断王福庆的话，“这些您好像早就烂熟于心了吧？”

王福庆继续道：“我哥十九岁结婚，二十岁生娃，今年四十五岁，孙子已经打酱油了。”

雷钧快要崩溃了：“副政委，我不明白这些跟我有何关系？”

王福庆突然开怀大笑：“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啊！”

雷钧愣了半天，开口说道：“您是说我名不副实？”

“我可没有这样说！正人先正己，看来你还没有进入角色。”

“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手续我还没有办，所以请您谅解我最后一次对您的不敬。今天离开这个办公室，也不会再有机会直接来找您了！”

王福庆摇摇头，这个年轻人显然没有完全领会他的意思。看来的确还是太年轻，而且除了对自己刚才的态度不满外，肯定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遇到了什么事，极有可能是跟脾气又臭又硬的张义闹别扭了。否则，不至于这么不冷静。